

我的运城

晋南人的和风花宴

■吕芙蓉

小时候一到开春，就和邻里小妹妹结伴去挖野菜。彼时麦田里最容易挖到的是荠菜、麦瓶草和麦家公，这些菜挖回去，大人会挑出一些完整且鲜嫩的清洗，稍沥干水分，拌上面粉，上锅蒸一种我们晋南人谓之“麦饭”的食物，出锅后，往往佐以调制的蘸料或者炒制的葱花。在食物匮乏的时代，这样的食物真是美味而应时，既有晋南面粉的绵长韧劲，又有时蔬的鲜嫩清香。其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荠菜麦饭，有道是“吃了荠菜，百蔬不鲜”。



荠菜

随着天气渐暖，能吃的野菜更多，比如白蒿、苜蓿等。白蒿是一种中药本草，有清热解暑、抗菌消炎等功效，而且一般田间地头颇不容易采到，物以稀为贵，身价自然高于其他野菜。《诗·邶风·七月》中就有：“春日迟迟，采芣苢兮。”芣就是白蒿，过去它还是祭祀用的珍品，可见它生来就比较鲜见。但是有经验的父亲每年都会采到一些白蒿。

那天朋友采挖了一些，晚上我们坐在路灯下择菜，有人路过调侃：“你们是在择仙草吧。”如法炮制，白蒿也可以蒸麦饭，因其稀少，加之独特功效加持，而且口感绵软柔韧，清香宜人，俗云：一箸入口，三春不忘。



白蒿

苜蓿以往是生产队种的饲料，为了不叫人们采挖食用，往往喷

洒农药或者由专人看守。记得小时候，父亲工作的农场背后有一块苜蓿地。一天和小朋友去看父亲，他忙着工作，给了一个篮子让我们去房后采挖苜蓿。等采满一篮子，看见父亲正陪同公社的领导参观农场，我想着苜蓿是公家种的，不能随便采摘，害怕父亲因此受到责难，就悄悄把篮子藏匿在床底下。

父亲忙完后要送我回家，问我篮子里以及采挖的苜蓿菜，我看着还在院子里休息的干部们，心想父亲怎么这么不谨慎，便沉默不语。父亲后来得知我的缜密心思，忍不住大笑，告诉我那片苜蓿地已经废弃，可以放心采挖，不用那么藏着掖着。

苜蓿做麦饭在拌面时要加少许纯碱，一是为保持颜色碧绿，二是除去它略微青涩的味道。



苜蓿

春天，除了用各种野菜入饭，用花入饭也是一种唇齿留香的美味。彼时，我们常见的仅是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的榆钱、桐花、槐花等这样的寻常物种，很少有海棠、紫藤、玉兰等这样的观赏性花木。老家院子里就有几棵泡桐，一到春天，紫色的，白色的，满树繁花，冠盖如云。和小朋友摘下泡桐花，把花瓣用军绿色裙托里捣出，用嘴吮吸底部的花蜜，会有丝丝花蜜留在唇齿间。这是儿时的芳餐往事。



泡桐花

老家门口，父亲栽了几株刺槐，

刺槐耐旱，不需要太多水分，长势比泡桐慢多了。但是每年四月份，槐树枝头缀满一串串洁白芬芳的槐花，比起桐花，它看起来更精致养眼，洁白的碎花衬着新绿的槐叶，清新宜人。但是人们最爱的还是将开未开的槐花，到了时令，父亲会用自制的钩子把长有槐花的枝子钩下来，奶奶及邻里都会拿来篮子，围坐一圈，边闲话家常边将槐花捋下来放在篮子里，很快我们就能吃上香气四溢的槐花麦饭。槐花麦饭是所有麦饭菜里我的最爱，槐花特有的清香加上晋南面粉粉糯绵厚，口感一流。

所有的麦饭做法都大同小异，均将菜或者花洗净，挤出多余水分，拌匀面粉（有人将面粉和玉米粉混合拌也很好），上锅蒸十分钟左右即可，出锅拌以蒜香辣椒蘸水还是葱花，根据个人爱好而定。因为简便易食且美味，一般主妇都会，但是要做得好，还需要经验，水太多或者面太多都影响口感。

记得去年侄媳做了槐花麦饭送给我，她说试了好几次才做成功，味道是真好。槐花麦饭蓬松柔软，用洋葱和大葱做葱花来拌，既有槐花的清香绵软又有洋葱的清脆可口，口感更丰富，别有一种咸香萦绕心头。感觉她做菜喜欢琢磨，在传统饭菜中加入现代食材，比如她做的甑糕，用碗做出造型，饰以大枣、枸杞做的花朵和猕猴桃干做的绿叶，谓之“花开富贵”，凉甜可口，色香味俱全，颇有父亲的遗风。



槐花

读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虽然这只是一顿很普通甚至有点寒酸的聚餐，但是杜甫开篇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以及结句“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让这次乍然相逢有了更为厚重的人生况味，也让春韭有了温暖而珍贵的意象。

春天的盛宴怎么能少了春韭？婆

婆做的韭菜盒子，皮薄馅多，而且春韭的鲜香无可匹敌，里面兼有肉末、豆腐丁和粉条，都沾染了春韭的仙气，再佐以我凉拌的蒜泥胡萝卜和青椒小芹菜，每一口都是春天的滋味。

清明过后，家里的餐桌慢慢就移到院子里。读汪曾祺老先生文章：“炒鸡蛋天下皆有。昆明的炒鸡蛋特泡。一掂翻面，两掂出锅，动锅不动铲。趁热上桌，鲜亮喷香，逗人食欲。”但老先生说北方人的西红柿炒鸡蛋，炒得“一塌糊涂”，其实不然，父亲炒菜很有章法，喜欢做葱花或者春韭炒蛋，他将打好的蛋液里放点葱花或者春韭，放进热油里迅速爆炒，等到蛋液凝固蓬松，一个漂亮的颠勺翻个面，几秒后出锅装盘。那动作行云流水滴水不漏，再看盘里，一个完整浑圆的鸡蛋葱花饼，嫩黄伴着几点葱绿，香气袅袅诱人，是父亲喝酒时最合宜的菜品。我们也可以拿起筷子分食，从小我们在父亲面前就不拘形迹。

春天满树的榆钱，满树的桐花曳曳生姿，家人围坐树下吃着各种时蔬麦饭，喝着杂粮粥，父亲就上几盅小酒，是对父亲一年辛劳最好的抚慰了。



榆钱

蔡丹君老师说饮食承载了我们的乡愁，她在讲《诗·邶风·七月》“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时说：“诗歌是另一面历史，它让那个‘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略显沉重的问题有了轻盈的回答，这诗人是我们的祖先，也是平凡的劳动者，它充满着欢乐和悲伤，崇敬与怜悯，这首诗给我们农业时代的单纯和静美。”

晋南的花菜麦饭，是一种很平常的饭菜，但是我们晋人的心头好，是春天里的一场风和花宴，俗语“春食野菜赛仙丹”，就如鸡头米在南方人心中的位置。

感恩自然，铭记那些岁月，也感谢那些穿越时空的诗词给予我们的精神馈赠。

心灵港湾 三月风，白蒿香

■胡春良

有民谣曰“二月茵陈，三月蒿”，说的是白蒿在二月份药用价值最好，被称为茵陈，到了三月份就被视为蒿草了，没啥药用价值了。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根据就不知道了。古人一般说的月份指的是农历，那么也就是说早春农历三月份是白蒿最好的时节了。三月春归，白蒿为春天平添了一抹新色、亮色，成为人们的记忆和体验。

农历二月二，民俗里有龙抬头一说。龙抬头，生龙活虎，生机无限，气象万千。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去田野里挖白蒿。去年秋天雨水特旺，白蒿长势很好，本想今年挖白蒿一定会极为容易，但由于冬春少雨雪，白蒿长势普遍不太好，蔫蔫的，匍匐在地上，个头也小，采挖不太容易。龙抬头，我真没看见，但是草抬头了，田野上泛起了淡淡的绿意，让人感到涌动的春情、生命的勃发。在十几摄氏度的暖阳下，我和同事在田野上搜寻着白蒿。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劳作，居然也采了不少。装在塑料袋里的白蒿，正如早春的清香，或者三月的暖风，让简单的日子春意融融。

童年在大山里的日子，白蒿是普通野草一样的存在，根本没有想到拿来蒸菜什么的，只是当作猪爱吃的草，同蒲公英一起挖回来喂人食槽。猪吃了一冬的干柿叶和麸皮、玉米等混合饲料，对青饲料特别喜爱，所以挖早长出来的白蒿和蒲公英是我们小孩的重要任务。谁家小孩挖得多，谁家的猪肚子吃得鼓，是很有面子的事。有时人们干脆把猪放到田野上，让它自由采食。吃着白蒿等青草，喝着小河或泉水，猪高兴得撒欢，人也省了许多事。半个医生的老爸，对山里的药材颇有研究，他把白蒿当宝贝，文绉绉地称作“茵陈”，采挖回来后洗净晾干，在给缺血少药的乡亲们开单方时，有时就开上了，不仅开上了，而且还从家里的婆婆里直接取出给乡亲们用。

有白蒿的三月是一种享受；有白蒿的乡愁是一种幸福；有白蒿的生命是一种豁达。在三月风中与白蒿晤谈，倾心交流，心情也会如早春的田野，在些许荒凉中奏响春的序曲！春风十里，桃红柳绿，款款深情，一切可期……

边走边唱 柳色鹅黄见春意

■李淑娟

每当春天来临，我的内心就跃跃欲试，想去寻找那点点滴滴的春色。前不久，我去了禹都公园。

公园的湖边，种植着一行柳树。抬头看柳树时，我吃了一惊：咦，这柳枝怎么是红颜色的？准确地说，应该是红中带黄，黄中有红，是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后形成的一种特殊色泽。

我怀着好奇心，走近柳树，仔细看枝头，发现上面点缀着米粒一样的芽苞。点点米粒，像艺术家用墨笔轻染宣纸，意境淡雅，熨帖舒适。因为芽苞非常小，远看，是不注意的，好像它还是生活在冬天，没有变化。其实，在我们大多数人忽略的时候，它已经悄悄萌芽，迈开崭新的步伐。

我发现，如果只是凝神静气细看眼前这棵柳树时，除了一个个墨点，整个外形还看不出什么来。当我走出去一段距离，回首之时，那棵棵柳树，垂下万千丝绦，姿态秀丽、仪态万方，竟然是意外地夺人眼球。昨天下过一场雨，脚下的木板路、树木、湖水，一切皆如梦似幻，有点迷离恍惚。此情此景，让我蓦然想起倪云林的山水画。那是一种恬淡、宁静、悠远、迷人的韵味，那是大多数人似曾相识，却又久违了的，徜徉于自然山水间的一种清新味道。

放下柳树，看湖水。远望，烟波浩渺。近看，粼粼微波，层出不穷。柳与水，犹如天然伴侣。湖水之畔，种植柳树，更显水流之欢。柳树傍着

湖水，更显得丝丝顺滑、柔弱妩媚。如果有风，柳在湖水衬托下，轻摇款摆，更显空灵曼妙、婀娜多姿。湖水与柳树，二者相依，真是恰如其分、相得益彰。

初春的柳树，枝条纤细，颜色淡黄，如烟似雾，惹人怜爱，令人流连。然而唯有懂得，才能欣赏。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于街头行色匆匆的人流、疾驰而过的车流而言，浮躁的心灵，难以停留与捕捉细微的颜色呈现。唯有内心有诗意的人，于一点点柳色微妙的变化当中，方能感受春天富有渗透力的新鲜血液。

唐代杨巨源《城东早春》诗曰：“诗人清景在新年，绿柳才黄半未匀。”好一位眼光敏锐的诗人，好一个含蓄蕴藉的“半未匀”，这才是抓住了早春柳色的特征，描绘出了新柳特有的媚态与神韵，也给我们留下了“鹅黄色”这样一种大自然的新奇景观。

行走于湖畔，一切都是淡淡的。微波，细柳，飞鸟，游人。一对母子，在嬉笑着鸭子。一个青年，在吟诵着诗文。一位老者，背着手，绕着湖水与垂柳，悠闲自在度着属于自己的午后时光。时光静谧，心灵恬淡。

鹅黄柳色，柳色鹅黄。轻轻地吟诵。我欣喜，在这样的早春时节，走进公园，漫步湖畔，于垂柳的“鹅黄”中觅到了丝丝春意，并于春意中捡拾起了自己心中的那一抹春意。

春的花事 (组诗)

■晓寒

山楂花
枝是秤杆 叶是秤盘
山楂花 晶亮的碎花银
分量十足
春的枝头 沉甸甸的

山楂花开
如相思的细语
卿卿我我
一簇簇别透的誓言
让爱的春风
在斤斤计较中兜售

山楂花开
春 深情的眼神
你的思念如玉
我的目光如蝶

桐树花
紫色的风铃
一串串 一簇簇
拥挤着
塞唱春的内容

树丫
舞动指挥棒
花事的激情

抑扬顿挫
春光
在枝头热情地点评

抬起目光
相思
离开视线
心头上的阙歌
无声
却有声

柳絮
春天里的一场飞雪
被风拐走
逃离亲情的怀抱
四处游荡

轻盈 酥软 无骨
纷纷扬扬
迷离，柳的眼春的眼
在河边 在地头
风的翅膀
左右命运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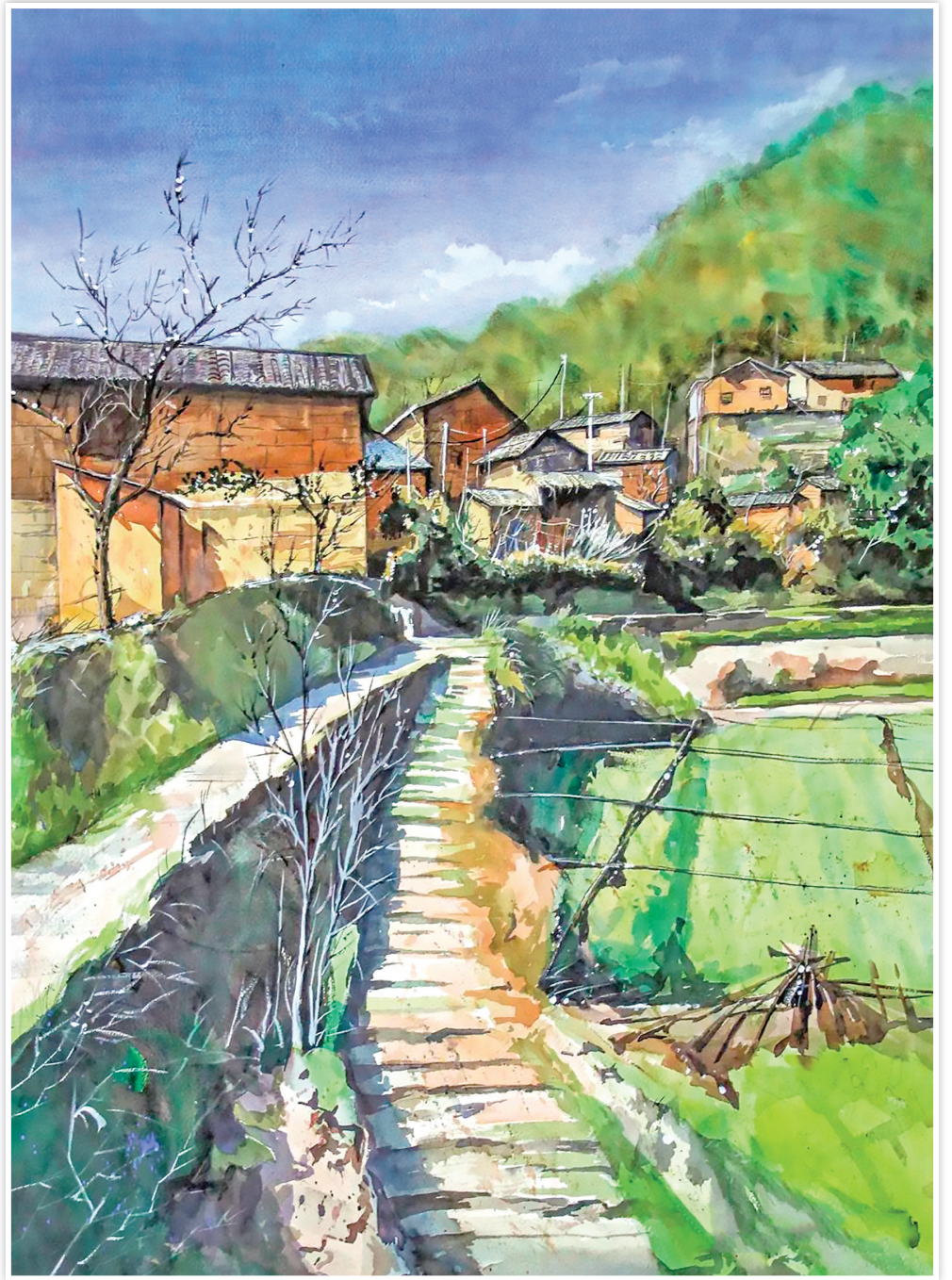
好想把这些松软的絮絮
纳成一床鸭绒被
却怕自己 从此
也成了无骨的柔软

最好的季节

■赵卓菁

天明晃晃的
地站在山顶
看
风来了 又飞走
雨后初晴
湖光与山色
蓝得透彻 泛着微光
再逗留一会儿
让夕阳的温柔
画出梦中的笑

和现实的光
平行线上的飞鸟
在天空随风舞动
风筝的尾翼在寂静的盐湖
闪耀出金灿灿的模样
南风却在云归处
徘徊
等待星光
近了
又亮了……



鹤雀楼 故乡回望 (水彩画)

任帅作

旧雨重逢

■山树

穿越云层的飞机
降落时，带着你从我头顶划过
我们又见面了

听说，人年纪大了就会忘记怎么跳跃
我现在只是面带微笑看着你
而你，眼睛像旧像闪烁的星辰
想要闪耀全世界

你问我，最近忙什么
我说，我在创造一个世界的喜怒哀乐

在一个公园的草坪
小草在忙着发芽
你好像不在意谈话的内容
黑夜的风吹过你也吹过我

城市霓虹，灯红酒绿
我们并肩站立
没有悲欢离合
也没有酸甜苦辣
最美的年纪分开
而今重逢先于一切到来